

陈家大院

李焕龙

听说安康北山谭坝镇有四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我便动身前往探访。走进马河社区，此镇镇长却说：“要看古村的灵魂，得去陈家大院。”

当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这座规模宏大的老宅，才明白作为老住户的老支书，为何会把地方志上记载的“陈家大院”称为“城堡”。

在我的追问下，支书老胡道出了老辈人如此称呼的缘由。这项浩大的工程，于公元1811年开启，到1814年冬至竣工时，四乡八村的乡亲眼见：中间两座南北向的“二井”房，两侧各建一座“一井”房，加上后边的附属用房，合围起来，俨然一座结构严谨、自成体系的城堡。

今天，当我们怀着拜谒先贤的崇敬，走进这座栉风沐雨二百多年的老宅，从其亲友在华屋落成时所赠匾额得知：房主姓陈，来自前川的建民镇，靠经营中药材及山货发家；建房者是陈氏二代的两位当家人，名叫陈所进、陈所远。“陈”为姓氏，“所”是班辈；“进”为纪念其父进山安家立业，寓意进财进步，开拓进取；“远”则因父亲沿汉江开疆拓土时所生，意在基业与人脉源远流长。可见父辈的期望，是何等上进与远大。

当我走出庭院，踱到对岸的山湾隔河回望，再转过马河老街、社区新街察看周遭环境，重新步入陈家大院的各个天井辨识房屋功能，才对先人的智慧发出由衷赞叹。

此院落坐落于马河北岸的阳坡，是农业社会择基建屋的首选。它位于一道小山梁环抱而成的“椅子圈”里，虽距东边主梁尚有几米，但有山梁屏障东风，头顶紫气东来、阳光普照，实为康养福地。房前是蜿蜒的马河与一道道既长且宽的梯田，宅基落在田后山边，既节省了好田好地，又有坚实靠山和苍

翠的山林，兼顾了近水可汲、又能防洪，依山可恃、又能防滑的考量，是一处长居久安之所。其东因小山梁斜出，与一步之遥的马河集镇自然分隔；其西因对岸一道斜山伸出，与上湾的人户隔开，独享幽静之妙。如此择地，独得佳境，真可谓别出心裁，别有洞天！

房屋的设计，更见构思精巧。兄弟二人，分居左右两座大院，虽未分业，却各有独立空间，和陆中保有私密，实为远见。两院均为两道天井格局，地基统一为南北走向，对山向水。布局设计如出一辙：一井位于头道台地，前后左右各为三间、两层的土墙瓦房，正中为厅堂；二井位于二道台地，由五步青石台阶相连，结构同于一井。两井的边墙皆为歇山顶，有防火墙相隔，向内则为“四水归堂”，寓意四方财源汇聚。檐水落入石沟，是抹了米浆的明沟，在门厅汇入暗沟，再流向门外坎下的水渠。天井四周立木为柱，留有供人相向而行的回廊；天井中央铺着刻有纹样的青石，四边分置花盆，居中一口盛水的石缸。缸中有水、有莲，还有锦鲤。老人说“水主财”，少者说“水防火”，妇人说“水润屋”，客人说“水养性”。无论古今如何诠释，这水与水中的生机，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上井与下井之间，有水渠与廊道贯通两院，并通向东西两侧的“一井”式小院。东院属老大，西院属老二，其间安置各户的厨房、染坊、酒坊、油坊、纸坊及粮食加工的作坊与工人住所。“一井”院落的后方，则是各户的厕所与牲口禽畜圈舍，置于院后既避免异味窜入生活区，也便于出粪施肥。院前各有一方广场，用于晾晒山货、粮食、饲草、衣被，以及举办室外活动。各户的后门，均开在“一井”院落的内侧墙上，便于柴草入库，兼有防盗之效。

最显智慧的，是那两道大门。它们并非从门庭正中端直对外，而是将庭墙渐次斜出一丈长、半丈宽，在面向上游的西侧建起门楼，开一扇斜门。如此，既迎了水，又避了风，还省去了照壁，成了一道相对隐蔽的“安全之门”，一处低调内敛的“静雅之扉”。

陈氏兴盛时，曾养有家兵，驻于门楼，守于门庭。他们白日务农、做工、经商，夜晚轮流值岗，虽未曾历战事，却护卫了这座“城堡”及阖家老小的安宁。

今日走进西院二井的东厢，这里已是为服务游客而设的“村史馆”。当人们从馆藏契约上看到，陈氏于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年间，分次将陈家大院的房产、马河一带的地产，卖给了当地大户王、喻、李氏；又从记录上得知，1950年后，这里分住了胡、何、李、郑等数十户、百余口人，无不惊叹愕然。我知20世纪50年代的分房，那叫“土改”；而经查询方悟，距今约一百八十年前的那场“败家”，实则是一种“智慧”。

化整为零，弃宅远走，是他们化解内忧外患的明智之举。首先，彼时的陈氏已在马河经营八十余载，传至五代，人丁繁众，难免人多口杂、矛盾渐生。此时，散或许比聚好，切不可为强撑门面而陷入无可调和的内耗。于是，他们分批走出“城堡”，各自去经营散布于汉江沿线及安康各地的商号。正因散作满天星斗，“马河陈记”才衍生了汉水流域星罗棋布的陈氏工商业者，陈家大院才为四方哺育了诸多智勇兼备的各业人才。

如今的陈家大院，虽再无陈姓子孙常住，但其蕴含的创业精神与生存智慧，所滋养与启发的，早已远远不止陈氏后人。

腔深处，让人精神一振。

第一泡茶，清浅透亮，如春日初升的朝阳，温润甘甜，几乎尝不出什么涩味，只有满口的鲜爽与活力。细细品来，舌尖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凉意，那是富硒山泉带来的通透感，顺着喉咙滑入胃中，整个人觉得通透了许多。

待到二泡三泡，茶味渐浓，茶汤变得金黄明亮，如琥珀般诱人。这时候喝上一口，醇厚感瞬间在口中散开。初入口或许有一丝微苦，但转瞬之间，回甘便从舌尖涌了上来，甜润的滋味在口腔里久久不散，连呼吸之间，都带着一股茶香。

喝茶，喝的是茶，品的是这方水土的馈赠。它藏在秦巴山脉的深处，远离尘嚣，吸的是山间最纯净的云雾甘露，沐的是汉江流域温润的四季阳光。日升月落，晨雾暮霭，都被这小小的茶芽一一收纳。饮下一杯热茶，暖意瞬间流淌全身。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屋内茶香缭绕。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它们从舒展到蜷缩，从嫩绿到金黄，经历了一番沉浮，最终化作一杯醇厚的茶汤。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赶路，却忘了停下来喝一杯茶。而在紫阳，在这杯茶里，时间仿佛变慢了。你可以看着茶烟袅袅，听着窗外的雨声，什么都不想，只是静静享受这一刻的安宁。

夕阳西下，茶山被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我揣着刚买的春茶，踏上归途。空气中的茶香依旧萦绕鼻尖，那是属于春天的味道，也是属于岁月的味道。所谓好茶，便是这般吧。山水相依，日月同辉，入喉回甘，回味悠长。

春天茶又香

李永明

春风一扑入陕南，紫阳茶便香了。

藏在秦巴深山里的小城紫阳，被汉江温柔环抱，云雾终日缭绕。当其他地方冷暖交替时，紫阳的茶山早已被春风吻醒，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嫩绿的茶芽便争先恐后地冒出头来，在阳光下闪烁着生机，微风一吹，绿浪波动。

驱车前往茶山的路上，空气里浮动着清甜的香气。那是一种淡淡的草木湿香，混着雨后泥土的湿润气息，深吸一口，沁人心脾。行至山腰，云雾未散，茶山若隐若现，远看是一幅晕染开的水墨丹青，近观则是整齐划一的诗行。村姑们挎着竹篓，指尖在茶树上轻盈翻飞，一掐一提间，鲜嫩的芽叶便簌簌落入篓中。她们唱着山歌，逗乐了春天，一股风掠过，茶山边的桃花笑落一地。

春茶讲究的是“早”，明前春茶，经一冬滋养，芽头最嫩，硒元素也最是富集，错过了时节，便失了那股鲜爽的灵气。

紫阳富硒茶，多以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采摘，条索紧细，色泽翠绿。制作茶叶的过程，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杀青、揉捻、干燥，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分马虎。看着茶叶在锅中经由高温褪去青涩，炒茶师傅搓揉、翻滚、抖落，茶香溢出来，满屋子里撞。我忽然觉得，这制茶的过程，何尝不是一种品日月？铁锅的热度是日的热烈，山间的清涼是夜的静谧。茶芽在烈火中淬炼，又在冷火中归真，最终化作一杯温润的茶汤。

当滚烫的山泉注入盖碗，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茶香瞬间氤氲开来，先是清雅的豆香，紧接着是淡淡的兰花香，丝丝缕缕地钻进鼻

拾春

向鹏程

一场喜雨过后，气温回暖。泥土变得湿润，草木兀自萌芽、开花。

漫步在林间小路上，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勃勃的诗意。走了不多时，遇见一对母女。母亲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满了青翠欲滴的荠菜；孩子蹦蹦跳跳，手上捏着一朵紫色的小野花，偶尔放到鼻子前嗅一嗅。

她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拾春”之旅。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春天也会带着我和妹妹去林子里“拾春”。说是“拾春”，其实就是去捡拾林子里的野菜。

母亲告诉我们，带着潮气的地面最适合地耳生长。当时，我只知道地耳是一种可以吃的食物，在雨后的山林里极为常见，并不清楚它还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由于地耳的颜色与叶土之色十分相似，我和妹妹无法轻易分辨，因此大多数都是两手空空，但母亲似乎掌握了某种诀窍，总能找到它们。

母亲捡地耳的时候，我便跟在身后，一边捡一边观察。那些地耳有的是深褐色，有的呈蓝绿色，用手一捏，柔软的触感，果真如它的名字一样，像一只只小耳朵，在倾听大地的声音。

捡地耳，母亲是主角，可捡蘑菇，我们便能称得上主角了。孩子或许是出于对蘑菇喜爱的天性，我和妹妹总能在枯木与腐叶间搜寻到惊喜。那些顶着褐黄色菌盖的蘑菇，怯生生地撑着小雨伞，仿佛出生不久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那时，我们每发现一个，就用竹片将其小心翼翼地连根撬起，然后宝贝似的放进篮子里。不一会儿，我们的竹篮里就躺着十几朵蘑菇，它们沾着晶莹的雨珠，在明亮的光线下闪着奇异的光。

彼时的我们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并不能时时把心思放在捡蘑菇上。妹妹看到姹紫嫣红的野花，会采摘一些放到竹篮带回家；我会捡几颗带着图案的石子，或是形状有趣的树枝装进口袋，当作“限定版收藏”。这些微小的事物，看上去普普通通，却能给予我们无尽的欢喜。

此刻，看到这位母亲和孩子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能深切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愉悦。她们对春天的那份喜爱，对自然的亲近，一如曾经的我们。那一瞬我愈加笃定，“拾春”拾的不仅是大山赐予我们的物产，更是那份在春天里蓬勃生长的喜悦，是人与自然最质朴的连接，是对美好时光的留恋与珍藏！

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树梢，带来了落花纷飞的香味，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又闻到了儿时竹篮里春天的味道，那样清新，那样美好。



朱鹮踏青 陈均威 摄

清平乐·赛龙舟

王涛

兰舟轻巧，争渡刚刚好。两岸人潮旗猎猎，敲响剑飞鞘。龙抬头正春分，风和日丽江平。遥看碧波深处，飞龙一苇相迎。

傍晚

萧风

我提前写下这个傍晚，多年以后我们坐在水边，光着脚的孩子长皱纹的孩子，我们依旧沉默，不必言语

在水里看着对方，连同天空已经模糊闪耀起星星的影子星光会逐渐亮起来吧我们便与它互换角色慢慢退隐到夜色深处

但傍晚是不会离去的这白昼与黑夜的坦途，它是彼岸

是归期与抵达经历太多的磨砺和溃散它会停驻在这一刻

已经足够。这一刻世界都安静下来，万物停歇海水和火焰都归于温暖一让再让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打扰

等

陈新宽

每次拿起手机就会想起那个号码通讯录往下滑想翻到又怕翻到前年除夕的合影镜头外传来你的声音“靠近一点，笑”那时只顾着整理衣角没想到那是你最后一次拍照

那盆迎春，是你搬来的

你说这花好养今年花又开了我站在花前像站在从前的春天里

往年清明我们一同上山你提着纸钱走在前头回头叮嘱我：慢点不见你很久了今年清明下雨了

往紫阳

柯增伟

清晨，我从安康出发列车载着我，奔赴紫阳仲春的风很轻船在金色的波浪上慢慢划向远方“靠近一点，笑”那时只顾着整理衣角没想到那是你最后一次拍照把足迹写成温柔的诗

本是春分时节，巧遇卧龙抬头，我和几个朋友顶着春日阳光来到了焕古。

对别人来说，焕古之行只是采风活动的一个去处。对我而言，是一次忆旧，一次故地重游与回望，一次对岁月的盘点和检视。

1998年，我从紫阳县政府办公室到城关镇，在焕古蹲点了三个月，在天池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叫焕古乡，天池是焕古的一个村。我们经常乘坐小渡船，从乡政府横渡汉江到对面的天池村去。这一晃就是38年了。现在，我站在焕古镇的沿江步道上向对面眺望，天池村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整个山形地貌都发生了变化。山还是以前的山，妆扮变了，绿植遮蔽了荒凉，道路切开了岩石，楼房替代了土屋。路上遇到38年前的乡党委书记，年过八旬了，一番握手寒暄之后，便给我们讲起了笑话，活脱脱一个老顽童。

在春茶开园暨茶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他们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情景剧《贡茶传奇》演绎历史，梦回唐朝。舞蹈《一袋茶香》就地取材，将茶乡生活艺术化地呈现开来。焕古幼儿园表演的《一片金叶子》童声悠扬，童趣十足，将儿童的天真与茶叶的纯真融为一体，成为人与自然的最佳适配。紫阳县民歌文化传播公司创作的表演唱《茶乡迎客来》真诚地表达了茶乡人民热情好客的传统。一台节目，说的是茶，唱的是茶，演的是茶。茶文化，已经成为焕古的灵魂。

这天的焕古来了四千多外地人，每走一处，都是游人如织。买茶的，闲逛的，漫游的，一路说说笑笑，无不怡然自得。春分的暖阳，碧蓝的天空，给他们带来了大自然的美好。在拐弯抹角处，焕古的巷道、民居、茶坊，又给他们带来了几分陌生和新奇。自然的呼吸中，不时地飘来一缕茶叶的清香，仿佛时光浸润了清冽的甘韵。茶香与江风交织，裹挟着汉江水汽的微风，在青石巷里低回流转。

步入老镇，才知道与38年前的格局大不相同了。以前的老房子完整保留着，全部进行了加固修缮和防腐处理，青瓦白墙间嵌入仿古木雕窗棂，既延续了明清遗韵，又与现代审美相融合。临江茶肆的竹帘半卷，一壶晒茶正袅袅升腾着热气，茶汤澄澈如初春汉江水。老街石阶被岁月磨得湿润泛光。我们拾级而上，看到了朴素的乡餐馆，里面陈列着焕古土生土长的各种杰出人物，从农民到干部，从创业者到科学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和家乡做着各自的贡献。墙上泛黄的照片与崭新的事迹简介并置，展示着代际接力的坚韧与荣光。在另一幢简陋的木楼里，“焕古印象”展陈着焕古大量的旧照片，过去的汉江渡口，那时的开荒种茶，曾经的遍山荒芜，昨日旧貌，历历在目，与今天的焕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历史感与时代感之间，在现实感与未来感之间，焕古悄然完成了一场除旧布新的蛹蝶蜕变。

在狭小的孝义文化广场，矗立着清代咸丰年间的义渡碑。上面记载着当年张氏夫妇，王氏夫妇捐钱并将田产用于义渡的善举，成为焕古传统孝义文化的活教材。社区把它改编成古装情景剧《义渡风云》，演员都是当地村民，茶农和环卫工，不定期地给游客演出。没有表演舞台，也没有专业团队，粗糙的服装，简朴的道具，只因剧情直扣人心，照样获得观众好评如潮。他们演的不是戏，是刻进血脉里的道义精神和一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这天是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焕古吊桥也正式开通了，连接着焕古的南北两岸。以前，焕古南北两岸的来往，需要坐船渡江，现在一桥贯通，不由得让人“掂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有一种“长桥卧波，未云何龙”的迷惑。我们一行乘坐画舫在江上游戏，金色的夕阳斜照着江面，桥身的倒影与江面的波光相映成趣，把焕古小镇衬托得美轮美奂。这个贡茶古镇，因茶叶而兴盛，因茶文化而可持续发展，因乡村振兴而开创了历史性机遇，所以，焕古的美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在朴素的乡村外壳里，蕴藏着丰沛的可读，可观，可颂，可感的精神内核。贡茶之乡不再是单一的名茶胜地，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时代乡村。

梦里不知身是客

王春昱

安徽是我的出生地，父亲籍贯宜兴，母亲上海，各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徽州师范，相识、结婚，有了我和妹妹。

徽州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千万人踩磨过的青石板在雨水里油光锃亮，路一头系着徽州师范里的家，另一头是徽师附小，我和妹妹在斗山街的青砖黛瓦中穿行去学堂，并不知道几十年后这里游客辐辏。

那时，石板路长且阔，我和同学找到一条翻山近道，手持雨伞的我没有搏斗过看山的土狗，父亲驮着我奔向县医院去打狂犬疫苗。久远的模糊痛苦在今天有一种撕去痂皮的快感，唯有点点滴滴的疤痕，让我记住生命里一个又一个淡然的日子。

我在宜兴、上海、徽州混合生活了13年，而后跟着父母调回江苏常州。对我来说，故乡是一瓣一瓣的蒜头，有徽州师范梧桐树上嘶鸣的蝉声，有宜兴田埂旁爷爷奶奶的坟头柏枝上飘挂的纸钱，也有清晨上海弄堂里抽粪车走后飘着的熟悉气味，此后，又添加上大运河皮划艇波光粼影和红梅阁旁春梅初绽的动画。

这两年因工作缘故，我在安康人的口中就成了江苏人，“你们东部地区太发达了”“常州恐龙园我去过，带孩子去的，他们玩得太开心了。”他们不知道我的感受，汉江的水流汇入长江，江水里扎猛子的娃娃，让我回忆起少时宜兴村旁的大湖锦波；连锦巴山里卷起松涛的清风和飘来荡去的晨岚，会令我怀念小学的齐云山春游；坡道蜿蜒的集市街道上摆放着樱桃、山杏、洋火姜、土豆等农产品，我在老农额头上看到和奶奶一样的皱纹风霜。山川大地，相像得那么神秘，我在安康又找到了故乡的感觉。

“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哪里分西部东部。”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回答。在安康的学校里，常州的老师给孩子们传授文化以及电梯维修、茶艺等技艺；在安康的医院里，常州医生给病患进行心血管、脑梗等手术；在常州的市场上，销售着安康的炕炕馍、绞股蓝、蜂蜜等土特产。

“对头对头，你们常州笔画不够，由我们安康来凑嘛。”苏超的梗，现在已经响彻全国。

我想重新定义一下故乡，比之前更加广义。你踏足过，在这里体验过当地饮食等一系列生活；你对它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期望；你在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故友；你愿意若干年后来此地重游。人生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你是过客，故乡容你休憩。

农家春茶

胡雪丽

祖辈留下的这片茶山，不过是几亩坡地，种着老茶树，多年都无人打理了。我们偶尔在清明前后，循着节气去采茶。

清明前的茶，最是珍贵。经过一冬的休养，茶树吸饱了山间的雨露，嫩芽裹着白毫，嫩得能掐出水来，叶片薄而软，带着淡淡的兰花香。

趁着回老家聚餐的间隙，我们几代人说说笑笑，拿起篮子蹲在房前屋后茶树边，头顶明媚阳光，脚下泥土柔软，眼前翠绿的嫩芽，空气里是草木与茶香的混合气息，令人心旷神怡。采茶是个细活，讲究“一芽一叶”，指尖轻轻掐下最嫩的芽尖，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就采了大半筐鲜叶，双手也沾满了茶青的清香。

采回的鲜叶，薄薄摊在竹簸箕里，放在通风的阴凉处，让鲜叶里的水分慢慢挥发，这个过程急不得，全靠经验把控，摊得太久茶叶会霉，太短又影响口感。

最考验手艺的，还是炒茶。用祖辈传下来的大铁锅，柴火灶烧起，锅温慢慢升高，抓一把摊好的茶青下锅，瞬间，茶香便随着热气涌了出来。双手在锅里不停翻炒、揉搓，手势要轻，力度要匀，先杀青逼出水分，再揉捻塑形，让茶叶的汁液紧紧裹在芽叶上。

铁锅温度高，手上的动作片刻不能停。一锅茶炒下来，手掌发烫，看着鲜叶变成条索紧致的干茶，心里满是踏实。这手工炒的茶，没有机器的规整，却藏着农家烟火气，香气更醇厚。

炒好的茶，趁着新鲜，总要泡上一壶。取少许干茶，用山泉水冲泡，沸水冲入的瞬间，茶叶缓缓舒展，变回刚摘下时的嫩模样，茶汤清绿透亮，抿一口，鲜爽清甜，咽下后，喉间满是山间春日的清爽。

清明的茶，喝的是时令，更是乡愁。没有商场里精致的包装，没有繁复的冲泡仪式，就是最朴素的劳作。闲暇时，坐在小院里，晒着太阳，喝着自家炒的春茶，看山间云雾缭绕，听枝头鸟鸣清脆，才懂清明的意义，是追思，更是珍惜人间四月的好光景。